风俗

元宵点灯

□ 付鹤鸣

老家坎头村有元宵夜点灯的习俗。

少时玩伴刨壳那年从县城踏雪回家，穿着一双沾满了水泥、比老板脸色还麻木难看的旧解放鞋，挑着两个蛇皮袋，从县城的工地出发，尽管北风呼啸，短短百十里路程，脚板磨起了3个血泡，到断黑才算走到家。正准备点元宵灯的母亲，看到儿子这样寒碜突然出现在眼前，心里一酸，将两颗泪忍住，在眼眶里转了几个转身才掉下来，母亲忙放下灯盏，到厨房煮了一碗热腾腾的姜茶，加上一句“崽呀”，便把刨壳冰凉的心捂热了。

正月初，刨壳走出校门第一次外出打工，那个说是老板的，其实也就是工地上一个小包工头，他拿到东家的钱，第二天就溜了。刨壳白给他干了八天活。本想赚些钱回家，哪知过年出门打工首战失利，还是被父亲言中了，说刨壳只适宜在家作田。记得父亲在世时有句口头禅：脚板磨起泡，当得作田汉！刨壳心说：作田便作田，几个血泡就算我作田的进见之礼吧！

元宵夜赏灯是城里人一道风景，可在坎头这个僻静的小村，赏灯却是个新名词，点灯那是家家必须的，除了正屋厅堂、楼上楼下房间要点灯外，还有厨房、猪舍、茅厕等处都要点灯，且这习俗在方圆十里八村都传承了百数年。每到元宵夜，家家楼上楼下、房里房外灯火通明，远远看去，小小村落灯火万盏，如萤光耀彩于夏月，似繁星闪烁于秋宇，元宵夜因此闹热而不亚于除夕，那情那境那景，如梦亦如幻，是远足者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客居外乡者挥之不去的一段乡愁。

刨壳的父亲没过世时，点灯的活几乎是她母亲“包”的。每每父亲还没下饭桌，母亲便把所有的灯提前放好点亮了，此时父亲脸上漾着笑意，那笑里有几分是对母亲贤淑的肯定，也有几分幸福感不经意地从他眉宇间流露出来，那笑意足让母亲毕生觉得温馨。

每年元宵夜，刨壳一家人围在火炉旁，看着亮亮堂堂的灯，听父亲话去年的收成，描绘新年的愿景，个个脸上被炉火映照得彤红，到了半夜还不舍得那炉暖暖的火呢！

只可惜，刨壳快高中毕业时，一场车祸便把父亲的笑意定格成了一种念想，那是一种割裂的悲痛、永永远远的念想。好在母亲不是柔弱的代名词，很快从悲痛中走出来，除了操持家里一应事务外，还学会了扶犁耙田、栽秧清沟，几亩责任田，被母亲打理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连年丰收，但母亲的笑容少了，腰板没有往日健朗了，眼角的皱纹多了，走路的姿势有些木纳了，额头的乱发多了，背影有些瘦弱了。刨壳看在眼里，心里特别难受，决定退学回家帮母亲干农活。

也许是元宵的情结使然，刨壳八天的工钱也不去追讨，决定踏雪回家，他要接过母亲的灯盏，在元宵夜，点上一盏盏心灯。元宵夜为啥要点灯呢？其实刨壳并不清楚，想问，又怕失口犯了禁忌，失了母亲的好心情。刨壳喝姜茶的当儿，母亲又复端起了灯盏，很虔诚的样子，那灯盏有些年头了，油油腻腻湿湿黑黑的，母亲拿出一只憨态可掬的歪嘴小油罐，一手执盏一手执　的往灯盏里倒上一调羹平日不舍得吃的茶油。看到母亲笨拙的姿势、粗粗麻麻的双手，几根发丝在灯影的映衬下，把额头的纹沟勾勒出朴朴风尘，辛劳的身影有些苍白无力。刨壳的心一阵紧缩，忙放下姜茶走近前说：“妈，让我来，我已经长大了，您可以歇一歇了。”

“不行，你还没成家，这灯还是我来点。”母亲的话不容置疑。

刨壳口里应着好，心里暗下决心：从此以后，就拜母亲为师，安心作田，让母亲免受田地劳作之苦，就在家做点轻松的家务。

老屋中堂墙壁上设有神龛，板壁上贴着一张写有“天地国亲师”的红纸，两旁是“蔬食不忘天地德，布衣常念祖宗恩”，横批是“祖德流芳”的小对联，神龛边上放了一小捆灯芯草，母亲抽出一根细细长长圆圆滚滚的灯芯草，掐成五截，捏一根放入灯盏内的油中浸湿，又将另一端拨正送入油里，然后将浸了油的一端挑出灯盏边沿。母亲的这一系列动作，看似细小简单从容，其实隐藏了母亲善良温柔的一生，倾注了母亲对家庭、对家人、对他人无私的爱。

该点灯了。母亲很虔诚地把第一盏灯摆放在神龛下的大桌上，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通常这时候也是不能多嘴的，尤其是嘴上没长毛的伢崽，虽然伢崽没禁忌，但要是看热闹时说了句没禁忌的话，主人也会觉得晦气，会很不高兴的。母亲点着灯，口中默默地念着：元宵点灯敬祖宗，保佑家境年年丰，一家老少身康健，福星高照财运通。刨壳在一旁也默默地祈祷：希望父亲在天之灵能福佑全家，让母亲天天笑容满面，妹妹早日考上大学，弟弟不再贪玩。

往年第二盏灯是先到灶房点的，今天母亲一反常态，来到刨壳房中，在门角里放了一盏灯。为什么要在门角里放灯呢？这也是有说法的：秀女坐闺房，闺男望门角。老辈人说在门角里点灯，那是儿子长大了，可以成家了，做父母的盼儿子早成家，早日抱孙，早续香火，望灯就是望“丁”、“旺”丁的意思。母亲点完灯，口中又默默地念着：

灯映华房，虚掩门扉。谁家闺女，望灯生发。带福带贵，姗姗而来。发我旺门，立业兴家。子孙繁衍，祖德传承。

刨壳则在一旁盘算着今年要把五亩责任田全部种上双季稻，亩产要超过去年，稻子收割后栽两块油菜，种两块绿肥肥田，两块荒芜的山地在元宵后全部种上果树，抽空就去把油茶林的杂草除掉，秋天就可以多摘茶籽多榨茶油了。

点完第二盏灯，刨壳又随母亲上得楼来。母亲推开了楼上的所有窗户，意思是要让葬在对门山上的父亲和远处的人都能看到灯光，父亲在九泉之下能看到家里亮着灯，他就能心无牵挂，长眠地下。他人能看他家灯光，就说明他家有人有世界，有光就有希望。

点完楼上的灯，刨壳又随母亲来到了灶房。这是一门老土灶，灶台已被母亲捡拾干净，灶上除了锅盖没有任何可移动的物什。刨壳小时听爷爷说过灶神的故事，说灶神又称灶王、灶君、灶王爷等，是玉皇大帝册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督察人间善恶的司命之神，因而受到凡人崇拜。人类脱离茹毛饮血，发明火食以后，灶就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了。拜灶神也成为了民间一种重要活动。传说腊月廿四日是灶神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人这一年来的所做所为，又称“辞灶”，所以家家户户都要煎糖、“送灶神”。旧时有人设置灶神的神龛，一般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灶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祈求灶王爷保佑全家老小平安。为了迎接灶王爷从天上归来，元宵夜又要在灶台点灯，照亮灶神不忘下凡送福佑人。母亲点上灯，口中念念有词：

灶王老爷您姓张，一碗凉水一支香。
今年小子混得苦，明年再请关东糖。

母亲念的是一首祭灶的诗，也非常适合刨壳此时的心境，小时候爷爷也教刨壳念过，但祭灶的习俗早已淡忘。刨壳觉得灶王爷虽是一位通情达理的好人，但稍加贿赂敬献一些灶糖瓜果就能让灶王爷在玉帝面前说上一通好话，虽就是一个老好人，但不是一个好官，甚或有可能不分红黑，更与当今社会所推崇的清廉作风相左。

最后点的一盏灯是在茅厕里。村人的猪圈鸡舍厕所大多都在一块，统称为茅厕。刨壳家的茅厕是一间老土房，门上贴着“马牛羊一年清洁，猪鸡鸭四季平安”，横批“六畜兴旺”的对联。母亲家务繁杂，里里外外要照应，再忙也要把猪食煮熟，栏圈扫干净，确保鸡笼不漏雨，喂食不少餐。母亲常说，家庭要和，茅厕要安，如果不勤于打理、用心看养，茅厕常闹瘟疫、鸡飞狗跳的，主人能心安？放大来说，社会乱，人民便有疾苦，国家还能太平？母亲的话虽然平实，却蕴藏着一个大道理。

元宵佳节走济桥

□ 柯锡俭

一到元宵节，吃汤圆、观花灯、放烟花成了人们的头等大事，而在武术之乡的佛山，更紧要的则是“行通济”。

通济桥，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桥，佛山人之所以那样顶礼膜拜，源于一个美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商人苦心经营数载，因一着不慎血本无归。正在万念俱灰，要一了百了的时候，站在桥头的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慌忙拉住了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何必轻生！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只要心弥志坚，静心相对，则正气充盈，难关自破。天无绝人之路，也许你跨过眼前这坐桥，就会柳暗花明。”说完留下一块银元不知去向。商人听从老者劝告，过桥后凭一块银元另起炉灶，结果东山再起，富甲一方。

据有关记载，通济桥始建于明代，是户部尚书李侍问回乡时发起募捐修建的，名曰“通济”，意先通而后济。竣工后，每逢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十一点至十六日的凌晨，成群结队的人步行通济桥，祈求消除疾病、烦恼，得到幸福、安康。

岁月沧桑，历经几百年风雨，通济桥几度变迁。不过“行通济、无闭翳”的习俗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只是由于人们的争先意识，将时间不断前移，从正月十五的上午，“行通济”的人就络绎不绝了。

入乡随俗。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五人怀着一颗朝圣般的心上了车。因道路禁严，我们只好把车远远地停在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然后踩着千百年“行通济”的脚印前行。从卫国路转入普澜路时，人已经就很多了，但还可以说算是走，等到与体育路，同华路，垂虹路四路人马在同济路汇聚之后，就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移了。人们擎着的风车、风铃花团锦簇，汇成一片五光十色的海，让人叹为观止。然如此拥挤的人流，竟秩序井然，不但未出现踩踏事件，连一个高声喧哗的人都没有，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走着、走着，不，是移着、移着。移到桥头时，我的脚沾不着地了，整个身子被人抬了起来。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唐代诗人苏味道的一首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银花，星桥，灯树，明月，好一个绚丽的夜景。不过，要与今天的繁华相比，除了明月，就肩背难望了。论人，唐朝充其量不过六千万，单一个长安就更少得可怜；论景，几枝蜡烛插在灯笼里，也叫火树银花。可惜，诗人生不逢时，若能目睹今日之灯火及川流不息的行人，那种兴犹未尽的心情，岂一句“玉漏莫相催”所能表达。

通济、通济，就是人心相通，同舟共济。有人说，手拿生菜，是借“生菜”之谐音，寓意“生财”；手擎风车，是预示一帆风顺，岁岁平安。其实，佛山人潜意识祈求的是一种社会的和谐；放飞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愿望。

我身处一座陌生的城市，目睹的却是一群可亲可敬的人。他们的欢声、笑容与天上的明月、春风交织在一起，不禁又使我想起了一首诗，“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月，是去时的月，人，是此时的人。人与月，就像桥与路，桥很短，希冀的路却走不完。

方志

方家源记

□ 方由炜

距县城西约二十二公里牌楼，古称之为瑶坑，南宋时良仁公处士因避战乱，由饶州府鄱阳复迁武宁杨洪山下，避水患于五老峰前建九楼，吾族方氏自此始。二世祖伯礼公，字敬天，号老猷翁，生二子：谷山、洪山。翁构别墅于塔溪，延师督课，巳而二公之学大进，翁之声名，愈彰当时，比之眉山父子。公长子谷山公留居九楼，次子洪山公，开禧间由九楼分迁县邑西门北乡二十七都瑶坑，开垦辟地，繁衍生息。于谷口(今关口里)构筑石塔，更名曰塔溪。方家源，源水自罗峰发脉，西流而上经神岭入修江，约二十余里，山群秀挹，风俗淳朴，自昔居是源者，皆吾方家也。传至今己八百余载，先贤可数者：折桂公为崇明知县，折枝公为馀姚知县，普公为光禄司赞善，驿公为刑部员外郎，信公为德化知县，定公为太平知府，端信公为署理知县，文音英公为光禄寺少卿，国玉公为处士，麟公为典史，琼公、璁公岁贡、瑚公三兄弟同游白鹿洞书院，玉伦公为迁安知县，璞公为奉直大夫，琢公为成都推官，嘉靖乙未赐进士孟缙公为湖广按察副使，继懋公为嘉靖甲子科举人，继泗公为乡宾。文音英公父端信、祖父定、曾祖父折桂，乃一门四世为官，孟缙、继懋父子同帝领乡荐，皆发祥于塔溪方家源也。九世祖鼎贤公次子守良公西市、南段皆其裔，十三世祖受十五公元明鼎革隐居西市，与子侄登罗峰咏诗，四子文英公徙南段。鼎贤公三子守端公，喜梅咏诗，桂枝二公为父于祖宅门前首建梅园，又曰花门楼。十四世祖平信公迁黄沙口，十六世祖景春公迁洪窝里，十七世祖福宁寿宁二公迁樟坑。十五世祖国玉公次子景华公其裔分迁墩上、大坪、上中陂、硖境、象鼻、烟港、坟坪、下中陂、湾里、芳田、华坑、下洋段、阳塘、峰尖、冷水坑、杆舍、辽田，各守其业。景华公次子广宁公因父嗜枣，植枣树数百株于墩上，至今人呼曰枣树段，殆不忘公之孝思矣。景华公七子、二十五孙、六十六曾孙、一百十五玄孙，塔溪方家可谓是：官宦世家，繁荣昌盛，耕读为业，忠孝传悌，过塔溪者称望族皆公之力也。战乱之时，日寇酷劫，国破家衰，七重祖屋，塔溪总祠，雁里先生祠均毁于兵燹。沧海桑田，世事多变。由盛而衰，今逢盛世，族人团结，发奋图强，追思先贤，弘扬孝悌，民族百业兴旺，国泰民安。方氏家族，枝繁叶茂，传承家风。今牌楼是武宁方氏名副其实，寻根祭祖的福地，和寄托乡愁的祥地。

梅花　邹幽篁 摄

西海　陈世旭 题

古调

南皋

□ 潘隆庆

千里幕阜延南皋，
江南赣北地富饶。
山下犀牛卧平地，
山上仙姑恋胜貌。
四周群山绕田间，
东北二水关山抱。
潘姓湓浦迁至此，
千年祥地启宋朝。
建房辑谱创家业，
骞公后裔繁衍后。
三塔九井十八巷，
南皋屋密人才茂。
八字门楼“武惠祠”，
“皇亲国戚”匾挂高。
《十景图·诗》众传阅，
文豪墨客竞词藻。
省道、高速穿东西，
庐山西海村前眺。
水库灌溉自流化，
盘曲公路上云霄。
半山佛寺钟磬响，
七仙下凡故事妙。
千顷杭菊傲霜秀，
茶药两用不愁销。
大段荷田花添锦，
旅游新点人如潮。
山清水秀史久远，
地杰人灵更争豪。

温暖

泳无止境

□ 涂东亮

小时候称游泳叫划水，上小学时就会，作为修河边上长大的孩子，划水属基本技能，这很正常。不过原来只能称“野游”，没有专业人员指导，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准确说连正规的游姿都没见过。会的姿式也不少，有狗刨、挽水、侧泳、仰泳。狗刨现在都不会了，只记得双脚打得水花四起；所谓“挽水”即是自由泳，乡下人不知道叫自由泳，因为是双手轮流向前把水向后挽，就叫挽水。游得最多的是侧泳，累了就改仰泳，漂在水上省力；游的距离也不短，游个一、二百米没事。自认为还行，也算游泳的“练家子”。

真正感到差距是在十年前，在旅游码头游泳。这码头好像没有为旅游作出多大贡献，但为游泳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训练场。长长的水泥台阶由浅入深，会游的、不会游的各得其所；水底又没有软泥，干净！一到热天，旅游码头成了县城最热闹的游泳场。从码头游到对岸沙场有三、四百米，超出了能力范围，一般不敢游，也带游泳圈游过几次，累得半死。但有几次看到一年轻女子，带着泳帽、泳镜，没带泳圈或跟屁虫，从水里一钻，抬头呼吸；又一钻，抬头呼吸，轻轻松松游到对岸，轻轻松松再游回来，游得又快又好，后来知道这叫“蛙泳”。这一比较，不敢再说自己会游泳了。

三年前，我开始学习蛙泳，也从“野游”阶段转到“半专业游”阶段。蛙泳最关键的是呼吸，吸一口气入水，抬头快速进行吐气、吸气，第二次入水。按说不难，难就难在呼吸与手脚动作的协调配合。吸气下沉时，大腿张开，小腿收缩；双手并拢前伸，身体成为一个“A”字形。然后双腿后蹬，夹紧；再双掌外翻划圈，收尾时略带下压，利于抬头呼吸。脚蹬完时间短，手划圈时间稍长，这时腿要伸直，整个身体保持一条直线，减少阻力。初学者，往往呼吸与动作不协调，因而格外费力。可先练呼吸，再调动作，逐步改进，求会不求快，不急于求成。

蛙泳学会之后，觉得很省力。我的特点是单次可以划出二米，但动作频率不快，我很享受在水里穿行的感觉，就像鱼儿一样。但是又感到运动强度不大，锻炼效果不明显。看到别人自由泳划得好，又想学，于是从去年开始学自由泳。学自由泳比蛙泳的难度大。首先是呼吸难，它不像蛙泳一样抬头呼吸，而是侧面呼吸，左侧或者右侧，并且是在用头撞开的水槽里呼吸。其次是摆腿难，手动一下，腿摆两下；左右手各挽水一次，腿上下摆动四次，大腿带小腿，也同时完成一次呼吸。开始练的时候，觉得呼吸跟手脚不同步，后来基本同步，又觉得左右侧转容易头昏，划个二、三十米就要歇息。慢慢地可以划五十米、八十米、一百米，现在可以划二百米，或者更远点，也不会很累，但速度不快，比蛙泳慢多了。

游泳人平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过河”，即横渡西海，有人带手机测量，从景山到艾园1460米，多数泳者40－45分钟游完。如果孙杨来游，估计不到一刻钟可以游过。对于非专业运动员，过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水里不比岸上，危险性更大，救生设备必带；而且游泳更耗体力，游了半个小时可能会觉得手臂、大腿肌肉酸胀，用不上劲；早上空腹游还容易乏力、抽筋，要适当补充能量。初次过河，划了一半，抬头看艾园门楼，好像就在眼前，但就是到不了岸，经多次鼓劲，几乎筋疲力尽时，终于抓住了对岸的驳船栏杆，心里长出一口气：终于到了。然后上船歇息，看到返程茫茫水面，心里一阵发虚。户外长距离游泳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不要寄希望于别人帮你、带你、陪你，因为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游得快的要特意慢慢地陪你，也很无趣；再说在水里一个人拖一个人是很累的，因此，你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有人一直陪你、拖你，这种情谊值得珍惜。学蛙泳一个月后，我就横渡西海，叫“过了河”，后来多次过河，最好成绩是37分钟，听说有人35分钟完成。这时回头看旅游码头横渡就有点“小儿科”了。

如果游泳是一所大学，那么我算大三了，或是“专游”三年级。在我的身边有好多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教授。就像你说喜欢看NBA，不知道几个美职篮大腕，谈不上喜欢；如果没有几个大腕支撑，NBA也就没有吸引力。武宁泳界也有不少业内大腕，或者说是游泳达人。首先说李哥，公务员，西海畅游十余年，风雪无阻，早起即游，年年过冬，游泳使他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再说黑哥，开店商人，坚持游泳十余年，曾患病虚弱，现在身体强壮，游泳速度快，体力好；麻哈哥，退休人员，运动达人，爱好篮球、摩旅、游泳，别人游泳都带游泳圈或跟屁虫，他什么都不带，游得又快又轻松，曾经骑摩托去了西藏；冷少，四十来岁，体力特别好，过河可以游两个来回，还绕艾园一圈，单次游六千多米，而且速度快，艺高人胆大，也可以不带救生设备。据说还有王教练，专业运动员出身，动作规范，速度超群，热心辅导他人，可惜没见过。如果从过河的速度来划分，往返九十分钟以内的，可以称为好手；往返八十分钟以内的，可以称为高手；往返七十分钟以内的，可以称为国手，当然只能算武宁国手了。

武宁山好水好，特别是县城周边水域辽阔，水质清澈，游泳条件得天独厚，令许多外地泳者羡慕不已。武宁游泳爱好者估计有二百多人，按聚集位置，分为二桥点、景山点、取水口点，或者叫上河派、中河派、下河派。夏秋游泳人多，冬泳就少了。有人把我拉进了游泳健将群，有点害羞，因为我怕冷，不敢冬泳，因此也不敢在群里发言，只有“潜水”。最近经常看到群里冬泳的“艳照”，雪地光膀，冰水畅游，心中充满羡慕嫉妒恨，但又很无奈，你扛不住就是扛不住，感冒流涕就要打住。虽然气温零度，水温十度，但体温正常是三十七度啊，那种冰凉刺骨、皮肤麻木、内脏受寒的感觉，不是什么人都能扛的。虽然有七十多的老人能扛，虽然有很多中年女性能扛，但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不能蛮干。冬泳是一项极限运动，是一个让人敬畏的话题；冬泳人是一群让人敬佩的人，我为冬泳爱好者点赞！

新韵

雨　水

□ 夏涓沅

一个季节的脚步
带着春意
悄悄走来
雨水的温度
伴随着缕缕炊烟
布满了渴望的日子

在细雨走过的山谷
翻开旷野絮语
而绿色
尽在心中
尽在眼里
滋润着梦里
花香溢满的家园

那林间的呼吸
绿叶的狂欢
绵绵细雨尽情地抚摸
反复叮咛
初醒　萌动的芳香

窗外的雨丝里布满了宁静
时光将留恋
雨夜
在心里燃烧的温暖
碾碎
记忆的浮华